

裴景福著

河海崑崙畚錄
下冊

中華書局印行

河海崑崙錄卷三

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箸

十五日晴，冷甚。有老友至，患嗽，痰涎滿地，坐客皆避之。余曰：病也，當憐之。歐美士大夫入人家，有涕唾，以白巾承之，不污人地，此遵佛教也。大智度論：若入寺時，當歌唄讚歎，不睡僧地。杜詩：不睡青城地。即用此經也。李月臣來，極言冬月戈壁雪深風緊，人畜死者纍纍，不親歷其境，言之人或不信。余延擱兩月，不能行。月臣初奉委，公事勾當，年景已迫，萬無行理，預計出關，已到二月，可脫此厄矣。一老言廣西太平府土地廟河內產沈香魚，食之作沈香味，相傳河底有沈香樹，大數圍，年久徧生綠苔，魚附而吮之，故有香味。李簡堂中丞遣人沒水求之不得。上思應產香猪，重十二斤，食之作蘭花香，其法用籠蒸熟，不入水，白切片，濡醬醃最美。夜月落微雪。

十六日晴極冷。來和昨服藥後頗安，二更許熱甚，心煩，天明徧身發疹，如紅雲，喉痛甚，以所製喉散吹之，痰涎涌出，遂安。午能食粥，用紅柳即觀柳三四錢煮水，加芥穗一把，入黃酒搗汁沖飲之，疹盡自愈。此

單方也。近日省城冬溫無雪，患喉疹致命者日有所聞，盼速降雪以救衆生。

華封問日往月來，是地動抑是日月動。予曰：中西儒論地球動靜旋轉，如議禮聚訟，有謂日靜地動者，有謂地靜日動者，有謂日與地俱動者，有謂日旋轉而行者，有謂地旋轉而行者，有謂地左右旋轉者，有謂地斜立旋轉者，有謂日繞地者，有謂地繞日者，有謂日旋轉如球動而不移者，有謂地橢圓如卵，南北升降，東西往復者。今試置一卵於燭前，或令卵轉，或令燭轉，或卵與燭互相旋轉，其陰陽嚮背無不同者，可見中西異說，而以之驗寒暑晝夜遠近長短則無不合。七政微奧難宣，其可見者惟食與閏，中西閏差法雖不同，而徵驗未之或爽，雖各執一義何傷。西人考驗日月恆星行星形體，全憑顯微鏡照視，自勝於憑空揣測，然千萬里之遙，非鏡力目力所能盡，昔人謂之視差也，將來如更有良法，上升數千萬尺以視之，方知今日鏡中之日月星尚未得真形也。

十七日晴冷。出關車久定，省委檄尚未下，年內勢不能行。車夫別有所往，將定銀退回。來和疹發，延醫診視，乃癰症也，積熱所致，宜服清涼重劑，予石膏犀角黃芩黃連大黃服之，心覺安而腹瀉，咽仍痛。余度隴阪，攬山川形勝，稽之往籍，其地險而遠，其民魯而武，唐宋以來所未臣服者，今皆奉聲教，遵王道，飲食耕鑿，可謂盛矣。咸同間回漢相讐，釀成大患，東南底定，命將西征，久乃克之，然回民讐漢之心

未已也。論者謂天山南北，外逼強鄰，內統諸部，撫馭失宜，便萌反側，宜練重兵，以資鎮懾。余謂西域自古爲用兵之地，非養兵之地，孤懸萬里，軌道未通，呼應不靈，餉械皆仰鼻息於人，非計也。左文襄經營新疆，事事以陝甘爲根本，老成遠識，籌邊者從古皆然。嘉峪關以東，祁連障其南，賀蘭遮其北，黃河中貫，前有三關六盤之阻，後有燉煌瓜沙之援，乃五涼西夏所恃以抗拒中原者，今盡爲回民巢穴，萬一伺隙而動，皮膚之疥，剝及腹心，亦可慮也。寧夏得黃河之利，據關中上游，後有屏蔽，前有犄角，稼穡牧畜，足以自給，地塞而不衝，民苦而能勞，正練兵養兵之奧區也。宜先修鐵路，東達張家口，歸化城，西南通甘涼，慎選將帥，募滿蒙漢回之精壯合格者，編練一二鎮，開廠以製軍械，設局以轉糧糗，養精蓄銳，立爲重鎮，復集土著，移客民，稍以軍法部勒之，使墾種荒蕪，蕃息牛羊，以輔軍實，一旦有事，內可聯絡秦晉，隴蜀戮力中原，外可策應戈壁瀚海，從事西域，而肘腋之患自潛消於無形，此亦西北之大計也。謹布芻蕘，以諗識者。

十九日晴冷。來和復服犀角石膏三黃重劑，始有生機。

一老言苗疆羣山叢雜，闢山爲田，高下層疊，山愈高田愈美，澗水足也。稻田中養魚，插秧月餘種魚苗，稻花落，魚吮食之，稻熟則魚長，味甜美，異江湖所產，鮮魚每斤十餘文，食剩製爲糟魚尤佳。

貴州銅仁思州府境米一斤約七八錢，人有銀二兩，購米卽敷一年之食。苗疆凱里分縣火燒寨一

帶，鯉魚每斤十錢，一雞四五十錢，鴨百錢可購六翼，豚蹄一斤二十八錢，紋銀每兩可換二千錢。苗婦着裙不着袴，首飾悉以銀爲之，富庶過於中土。

一老言貴州丹江廳屬雷公山，苗民巢穴也，曲折而上，高百里，周千餘里，徧產杉楠，大者二十餘抱。杉有二種，曰油杉，曰糠杉，油者沈水，糠者浮。楠有二種，曰香楠，曰臭楠，香楠與油杉均宜棺槨，入土不壞。西南邊徼，巖壑叢深，人迹罕至，天地留不盡之藏。天山北幹自巴里坤至伊犁產古松，與雷公山之杉楠略同。由此推之，地球山嶽凝結，植物萌芽，必同一時代，而中國植物最古者，如四時逢春，恐尙在洪水以前。人民禽獸，洪水能漂蕩之，而深林古木蟠根巖穴，得水氣更易滋長。植物中生長最慳者惟黃楊，一年不能及寸，遇閏則縮，殆亦堯蓂之類。蓂以表晦朔，黃楊以表閏。滇南婆羅花十二瓣，遇閏則多一瓣，亦此類也。雷公山黃楊大者十餘圍，天山古松高百尺，大數十圍，乃植物之最古者。臺灣生番，瓊州黎民居內山，數百人伐一樹，取之三歲不盡。國家於此等植物，宜保護愛惜，以爲震旦開闢最先之證。

二十日晴冷。友人言制府崧公到京病甚，於城外佛寺養疴化去。不入朝，不敢歸私第，禮也。公前官四川布政使，入京，晉老時官青神令，沿途供帳豐謹，至青神獨具一筵，無珍錯，公與眷屬共食，有索擾者，晉老呼杖，公戒左右曰，王老爺清官鐵面，若挈汝去，我不討情。及督隴首，薦晉老，授平涼道，其雅量殊不

可及。初廢時藝，公聞之，泣曰：我非愛八股，恐變亂舊章，濫觴於此也。前二日冰橋結成，將結時先從下流峽口最隘處，冰塊擁積不得下，愈積愈遠，上至省城北門外而橋成矣。大吏往祭，祭後人車始暢行，人謂必待祭而後橋成，驚以爲神，其實官吏瞰冰合後報明而往祭也。

科舉既廢，學堂未成，人才若斷若續，用新則舊訐，用舊則新訐，進退一人，衆人從而持其後，黨禍可慮也。惟常掃除新舊之見，中立不倚，不問是新是舊，但問是才非才，才將不可勝用矣。子芳因問取士用人之法。余曰：取士當於選舉中精考試，用人當於資格中求長才，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矣。子芳曰：學堂大興，人才必盡出之學堂乎。余曰：中國人才豈學堂所能盡，將來必另立善法以廣搜羅。

午後有客至，刺刺不休，格格不吐，予以微辭謝之，客去。海秋曰：彼意尙未吐，君已默喻而隱遏之，使不得盡其辭，何會心至此。予曰：此亦知言之。海秋曰：知言何先？予曰：當先知聖人之言。海秋曰：六經皆聖人之言乎？予曰：典謨訓誥，大半出自史臣；風詩禮經，大半出自採輯；惟周易論語是文周孔子三聖人真面目。凡聖人之言皆宏深肅括，放筆爲直幹，虛神實義，讀之隨口卽解。孔門諸子開口便有許多轉折，有時不能自了，非訓註便難圓到。莊列多喻言，惟孔子無喻言。孔子之言有奇有耦，有反有正，然耦多奇少，其耦由二三至九而止，如中庸哀公問政章故爲政在人以下，是子思之言，好學近乎知三語復引孔

子之言，知斯三者以下，仍是子思之言，餘可類推。宋儒有時尙未了然，試取卦辭、爻辭、繫傳、論語、孔子之言讀之，均是一副筆墨。學者當以三聖人之言爲主，以學庸、孟子爲輔，方是純一不雜。周秦諸子，漢宋諸儒，皆鱗爪也。學者不知聖人之言，便不知諸賢淵源所在，安能辨古書真僞？昌黎文章清雄奇譎，粹然儒者，能知聖人之言也。學者生三代後，已大不幸，能體會周易、論語，則二帝三王心源斯在，奈知此者鮮爾。

周易、論語外，惟春秋是聖人之書。人謂春秋爲古史，余謂乃古律也。春秋所書天子之事，諸侯之事，大夫之事，民之事，大約不外此四者。武周開國，上惟天子，下惟民，諸侯大夫皆奉天子之命，布天子之德，以保民者也。諸侯大夫，違命失德，皆有誅，故無病民之政。自春秋時天子失位，諸侯盜天子之權，大夫竊諸侯之政，亂臣賊子接跡於二百四十年間，無一不病民，而民日在水火中矣。孔子惜之，作春秋以討諸侯。大夫之犯上病民者，其法上以天子，下以民爲起例，凡諸侯大夫得罪於民者，卽得罪於天子也，能行仁義以保民者，卽盡臣道於天子也，其意嚴而微，其例蹟而一，屬辭比事，從無自亂其例者，經解言之最確。春秋多諸侯大夫之事，而其事之是非順逆皆以病民不病民爲斷。三代王者以天與民並重，凡言天處卽言民，天不可見於民徵之。春秋以天與民作骨，責諸侯大夫，卽責周天子也。孟子深於春秋，論政論

君論古人論時事，皆以民爲重，無一語不是法律，卽無一語不是春秋。三傳解經，皆從此發凡起例。三代上古律無專書，時散見諸經。三禮中，自鉅至細，綱常名物，包舉靡遺，大半如今之例文。漢唐以來，諸大儒所定律書，無一不本於禮經，惜無能深知春秋者。每遇一代大典禮，議論歧出，盈廷聚訟，有能引禮經一二語者，便作定案。禮經是天理人情，春秋是引律斷獄。議興禮者，當以禮經爲體，春秋爲用，欲知春秋，當於孟子求之。

今日封印舊例，封印自上而下，開印自下而上，取勞先卑下、逸先尊上之義。海秋曰：封印有所本乎？余曰：古制也。月令『孟冬之月，固封印』。高誘註：『呂氏春秋曰：璽讀爲移徙之徙，封印卽封也。』三代官與民同用璽。周禮地官司市，凡通貨賄，以璽節出入之。古以土爲璽，故從土。至秦漢始改用玉，惟王者用之。見卷施閣釋璽。海秋曰：衙署置鼓，始於何時？余曰：堯置敢諫之鼓，禹懸鐘鼓，磬鐸置鞀，以待四方之士，爲幡曰：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。國家制度事無鉅細，雖萬變不能出古人範圍，世人少見多怪，不讀書之過也。

二十一日晴冷。來和天花毒甚重。

端生言四川馬邊有山，虎豹爲民害，獵者持弓矢，不能大獲。每歲地方官往祭，先期牒山神，告以某

日欲得豹二以歆神，及期獵者必得鉅豹，如伏而待取者，亦可異也。天下極坎坷極艱險之境，薄植者當之，憂戚恐懼，消阻摧殘，此身不勝，便成齏粉；君子處之，堅忍淡定，履患難於坦途，視富貴如浮雲，讀書樂道，藉境驗心，如四時逢冬，正收斂菁華培植根本之候，來年千紅萬紫，悉胚胎於冰天雪地中，嚴冬既過，幸而遇春，生機自不可遏，卽終不逢春，生理已具，抱璞歸真，還之天地，亦不失爲達天知命之君子。從古賢聖遭患難，未有不淬厲光明德容盎粹者，此中境地一毫不能勉強，而誠中形外，亦自然昭著，不能掩也。友人訝余近日體貌充裕，食何物所致。余曰：此三年來於五味中獨食苦味之效，殆古所謂肥遯者歟。孫夏峯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，僕竊引爲知己。

晉老招飲，同坐者榮廉訪傅蘅堂李芸吾任曉初，二十餘簋皆用羊，味美，無腥羶氣。省城庖人能此者二，亦云罕矣。

二十二日晴，不甚冷。冬雪少，亦無大風，故暄和，西北若盡如此，與東南何異。或謂余曰：爾少年處庇蔭之下，久居江南，備諸繁華豪縱，今隻身萬里，勞辱爲人所不堪，爾於岑帥怨乎？余曰：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。憶過九江將行，家君手諭：『爾此行正以考驗一生所學，莫視岑帥作怨家仇人，當視作嚴師益友。』不敢忘也。余生性迫促，少年備聞嚴訓，謂逸樂爲人之酖毒，是立身大忌，每與友人留連三五日，燕飲

荒娛，或晚睡晏起，便怵惕不安，似有大譴隨其後者，必痛自刻責，惺動作一二勞苦事，此心方覺稍寬。前在南番七年，心境倜促，面目憔悴，終日如坐針氈，無一事稱心快意，固由質弱不勝繁劇，實亦心窄性急，不能任事，不能容物所致，此豈能當大任者哉？今日浩蕩萬里，極人世蕭條冥漠之遭，而魂夢皆安，真出水火而登衽席矣。惟身歷者可與言此。海秋訂二十二日起柩遷往安定，明正初二日下葬，卽華封所定穴。

二十三日晴，不甚冷。來和天花甚險，熱毒不能解，而口舌咽喉已糜爛。端生在皋蘭審案，一日訊盜畢，過余齋，曰：盜何以可殺？余曰：王者以德服人，霸者以力服人，爲盜則以兵刦人，至以兵刦人，良懦無噍類矣，所以可殺。夜間來和天花色黑，殆不可救。芬三來邀晚酌，出示明李文忠洪武三年誥身攜回寓細閱。

海秋曰：近改策論試士，文體一變，能復古否？余曰：國家取士以詩賦，則詩賦亡，以表判，則表判亡，以策論，則策論亡，以八股，則八股亡。今日以策論取新學，則新學僅皮毛而舊學亦將亡。凡文字最重一眞字，最忌一僞字，場屋倖色揣稱，下筆要見賞於人，眞乎僞乎？古詩文從不以之取士，任人自爲，故亘古常新。文章自匡劉賈董相如子雲後，惟唐宋八家銘經鑄史，閎中肆外，粹然儒者之言，羽翼孔孟。八家後欲

再續一家不得無已，則以明之王唐歸胡金黃，

國朝方李熊劉儲韓諸老制藝直接八家乎。諸老制

藝與近時科舉八股本截然兩途，若廢近時八股，并廢

欽定四書文則俱矣。近改八股爲經義最善，

既云經藝，諸老制藝真經義也，諸老雖爲排比之文，而義法悉是單行，故能與八家沆瀣一氣，吾知主持世運者，必有卓識以會其通焉。海秋曰：法可變乎？余曰：杜周云：前主所是著爲律，後主所是疏爲令，當時爲是雖強詞，究有至理，古今之法未有不變者，窮則變，變則通也。曾子固云：法者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萬世不易之至論，變法而能綜之於道，雖萬變何害，八股策論經義興廢，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。

八股策論皆取人之具，非取人之本也。國家無論用何格取士，得人則同，策論與詞賦一也。舊學頑固非人才，新學支離亦非人才，將來不新不舊半新半舊中，必有真人才也。孟子曰：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，此爲戰國暴君作當頭棒喝。孔子論政，君民並重，不稍軒輊。君主者有君而無民，民主者有民而無君，各有流弊，非完全政體，必也君民共主，擇善而從，始足保萬世之治安，作環球之冠冕，聯君民以立國，渾新舊以用人，憲政其基此乎。

二十四日不甚冷，來和昨夜極危，今晨花漸平，口舌咽喉腫潰皆消，心亦較安。

友人偶述長安某貴人見客，語多風趣，詢其語乃鄙穢令人掩耳。余曰：達官善談諧，好戲侮人，正雄才大略，深情內蘊，生氣遠出之徵，然卻不可施之賢士。賢士與常人處溫溫不露圭角，及謁達官，往往立崖岸，樹芒角，達官盛氣，每爲賢士一二冷語所中，至噤不發聲而休休有容，其心仍不校也。李文忠氣高天下，有洗足見鄴生之風，壬辰冬余改官過天津，謁文忠，甫就坐，公倨身而揚聲曰：汝欲刮廣東地皮耶？己亥冬，公出鎮粵，余調南海，次年三月莅事謁公，公曰：汝再任首邑，政將奚先？余正容對曰：先刮南海地皮。公曰：十年尙不忘此語耶？余曰：公之命，公之戒也，敢忘。公驟然曰：地皮須刮得淨，吾鄉呼匪人爲地皮。南海多匪，公首重捕匪，故作是語。一日公檄撤隆慶汛陳把總，余極言陳緝捕得力狀，公不悅曰：總督將不能撤一把總乎？余曰：果得賞罰之平，誅之可也，豈但能撤之勃然逕出。公至簾外以杖相招曰：好商量，何必動氣。余入謝過，陳卒不撤。嗟乎！當代賢宰輔如文忠大度有幾人哉？余之慙且隘，其獲戾宜矣。

庚子六月文忠奉

詔入京，二十一日將午發廣州，將軍巡撫以下送至天字碼頭，日近亭，既登

舟，待潮未行，余與番禺令錢君璞如候水次，未初公復延余入見。是日熱甚，公衣藍絺短衫，著魯風履，倚小籐榻，余至杖而起，坐定，公曰：廣東斗大城中，緩急可恃者幾人？爾能任事，取信於民，爲地方弭患，督撫不若州縣也，能遏內亂，何至招外侮，勉之！先是五月十九日總稅務司來電告急，公轉達榮相，力言國憂

不可開，神拳不足信，此後京電遂絕，惟日得東撫袁慰帥電報京中消息，於是沙面洋商聞耗，相率赴香港，公添一營護沙面，命余與廣州協李副將往晤各國領事，告以力任保護，赴港者乃返。余因對曰：內亂者所以召外侮也，東南之安危視乎上海，上海之安危視乎香港，香港之安危視乎廣州，廣州之安危則視乎南海之沙面，各國領事洋商聚集匪人，日思暴動，擾沙面以發難，沙面不保，必牽動香港，則東南大局不可問而廣州危矣，欲保廣東必先保沙面，其責專在地方官，區區既丁此厄，惟有與共存亡而已。近省百里內各匪巢已清查防範，或不至勾引外匪，請公過港時，將此意語港督，同心協力，以保東南危局。公曰：我雖北上，粵督缺尚未開，昨語各國領事，小事向地方官商辦，大事我與靜山一力主持。靜山，署督德帥字也。余曰：公已調直督，公曰：何以知之？余曰：外洋有電，諸領事額手相慶，當不妄。公自負曰：舍我其誰也。因詢大局安危。公曰：百足之蟲死而不僵，我朝厚德，人心未失，京師難作，雖根本搖動，幸袁慰庭拮据山東，香濤峴莊向有定識，必能聯絡，保全上海，不至一蹶不振。余曰：公看京師何如？公曰：論各國兵力，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，但聶貢亭已陣亡，馬宋諸軍零落，牽制必不得力。日本調兵最速，英國助之，恐七八月已不保矣。言至此，公含淚以杖觸地曰：內亂如何得止？默然良久。余復問曰：論各國公法，敵兵即入京，亦不能無禮於我。公曰：然，但恐無人主持，先自搖動。余曰：公何不將此意陳奏。公曰：我到滬後當

具摺，恐亦無濟。余起將辭出，公問左右：「潮至否？」止余曰：「不忙。」乃自飲牛乳而以荷蘭水餉客。飲罷，余復問：「萬一都城不守，公入京如何辦法？」公曰：「必有三大問題，勦拳匪以示威，糾首禍以洩忿，先以此要我而後索兵費賠款，勢所必至也。」余問兵費賠款大約數目，公曰：「我不能預科，惟有極力磋磨，展緩年分，尙不知作得到否？我能活幾年，當一日和尙撞一日鐘，鐘不鳴了，和尙亦死了。」言次涕出如縻，余亦愴然，遂辭出。公復喚人出影像片爲別，送至艙口，復屬曰：「地方緊要，余曰諾。」登岸炊許，安平船遂起碇去，此當日問答情事也。公行後，謠言大作，匪人屢致書，請封虎門，停互市，余皆焚之。九月初六有匪人埋炸藥轟撫署，續垣二十餘丈，幸早有風聞。初七早即將首匪拏獲懲辦。二十六日順德民掠教民數百家，南海沙頭毗連順界，次日亦拆搶教堂一，教民十三家，余馳往懲首匪，撫卹教民藏事。嗣後與教民爲難者二十餘縣，皆秉公議結。惠州三洲田匪，起勢張甚，亦旋就撲滅。當事劇時，余請於靜帥曰：「國家多難，安危在呼吸間，我輩奉天子命，爲守土吏，當深求是非利害所在，出以獨斷，其不能行者便置高閣，雖違朝命不惜也。事定後天下必有公論，卽被人指摘，一身獲罪以保全大局，後世當有諒之者矣。」靜帥皆俯納。五嶺瀕海，內外交訌，易釀釁端，今危疑震撼之際，坐鎮晏然，各國亦未遣片輪入虎門以窺我，皆文忠與靜帥維持力也。轟撫署暨沙頭教案，南海有檔案在，茲不贅。

公行後二十八日晚由驛遞到六月十三日
六百里廷寄夾板面已書北洋大臣直隸總

督字樣，時公已由港赴滬，即專丁追送，論者謂調公北洋已有悔禍之意云。

二十五日晴，不甚冷。王芾卿大令來訪。芾卿爲甘省老吏，沈毅有俠氣，工南曲，亦吾皖之俊也。子芳言前粵海關廣英，其父文輝，咸豐間官九江道，有旗人某以知縣需次南昌，久無差委，僅一老僕相依，爲之奔走衣食，或勸之去，曰：『主瀕斷炊，我焉忍獨飽？』某謂之曰：『爾若得所依，可以所餘助我。』乃許之。適有同官委署某縣，距南昌四十里，某具書薦之往。中途大雨，將昏，避路旁古廟佛龕內，夜半雨止，月明，廊下一棺忽作聲，一少婦出，月光照射，面色愁慘，頸以下血污狼籍，向佛膜拜，復望月指天，似有所訴。僕戰慄，忽聞門外馬蹄聲，二人自外入，一少年二十餘，一約四十，席地坐，少者曰：『我三人約爲兄弟，走江湖，誓刦財不刦色，昨二哥所爲，得釵釧甚微而殺其人，此良家婦之歸甯者，非淫其色，何故殺，背約甚矣。』復指女棺曰：『大哥若縱之，何以對死者？』語次，自振其佩刀，格格有聲，忽一人短衣仗劍，悄步自外來，少年抗言責之，語塞俯首曰：『我尚有眷口，恐以相累。』少年曰：『此事我與大哥任之，可勿慮。』即擲劍與少年曰：『即以相煩。』少年接劍而撞其喉，拾地下廢席裹其屍，曰：『我即歸諸其家。』四十餘者尙有所語，少年曰：『此可不勞君往，但稍經營數十金濟其家，明午後至省城某茶肆晤會可矣。』挾屍逕去。僕聽之了了，天明仍歸語主人。主人曰：『某縣撤任，即爲是案。』而陳大府屆時前往，二盜並

獲，某以功得署優缺，僕始終事之，得溫飽。二盜有俠氣，殺人者已自抵，亦得免死，留營効力，後均立戰功，得官。子芳初聞文公言甚詳，能各舉其姓名，今忘之矣。

余行至涇州，有孤身徒步隨車後者，奴子輩憐其貧苦，向余言助錢數百文，詢之姓周名勝武，懷遠人，欲出關尋其兄於迪化，視之類行伍中人。至蘭州復來求助，再贈千文，去多日又來，言已在營中補糧，月餘復來，言電報總辦助銀八兩，給信二封，途中可持信求助，仍求搭車。余辭以明正始行，車無餘位。彼言只求隨車步行，免失路，憐而許之。適小陳回川來和病甚，奴子輩因引入，服役極勤，人皆贊之，余亦以爲難，許以來和愈後，重酬其勞。奴子輩憐其衣單，借棉袍與之服，決不慮其有他志。今晨先至介侯昆仲房，見其已起，匆匆出，至余臥室以然爐爲名，將鼻煙瓶二枚，李文忠誥軸卷並面具，挾之而逃，又將下房所存棉皮各奴子衣巾刀剪書硯，一一竊去，及覺，遣人偵緝，已無影響。余自物已棄如敝屣，惟芬三世寶曹國公誥軸，不能原壁歸趙，何以謝良友，余受此累，雖由一念不忍人之心，然數千里外毫無根蒂之人，置之肘腋，盜竊猝發，亦可謂不明不慎矣。將寄書以戒諸子弟。

二十六日晴，不甚冷。午後尋嚴廉訪，廉訪雞鳴卽起，獨步所居內外一周。余問何以如是之勤，曰我登牀卽熟睡，一醒卽起，不能在枕反側，此病也；非勤也，三十年均如此。以歷久不懈之行而委之曰病，真

所謂雖有不有者矣。余西來，官場中所見艱苦卓絕，清操拔俗，以廉訪爲巨擘，而學問淹通，樹立宏達，以王晉老爲冠。海秋來，言天順店同住有龍顯榮者，四川南沖縣人，年二十二，在翎店僱工，病時疫已垂危，自言妻亡，家惟老母，深以不得一見爲恨，求海秋具牒訴竈神，求延一命，得回家見母，定祝髮入空門，髮已自翦，辭意哀婉，幾死而蘇者數。一日將危，請海秋及其東人至榻前，言篋內尙餘十金，身後務寄回，一慰母心。龍生平好善，修內行，時以濟人爲念，市井中人能孝母飭行如此，可謂靈矣。龍今年九月行至教場，遇旋風甚厲，見其故妻立風中，旋轉如葉，回寓大病。

二十七日晴，不甚冷。海秋言有友吳中甫大令，金陵世家也。與海秋有戚誼，述在山西鳳臺縣，有同事某，於晉省大饑時收一童子，年十一二，性靈警，能合主人意，亟愛之，人咸呼爲小鬼。一日，某與小鬼對榻臥，忽聞某呼聲甚疾，廊下有人自窗隙窺之，見小鬼自帳內伸頭撲某頸，漸長而身仍在帳中，某呼聲漸微，人入氣已絕，啓帳小鬼已不見，某已洞胸而失其心，遣人遍訪，竟無小鬼蹤跡，不知何冤何怪也。

黃河橋上流中洪有龍骨一道，自北而南，形家所謂過峽也。橫亘河心，如門限然。限西水深二十七丈，河橋各船皆用纜繫，一簍中實碎石，沈限內，如下碇，橋乃穩固。

冰橋將成，河中冰塊大小鱗集，杈枒罅漏，人不能行，必有水自下上泛，瀾漫冰之罅漏處。一夕凍結，